韋家輝《再生號》解生死情結

▼韋家輝望觀衆搭乘「再生號」，了悟生與死

閻青飾演失明少女，挑戰甚大

何謂生？何謂死？如果視生為實在、死為虛無，那麼，生與死其實不過是個虛實互換的相對概念，重點是那種因為「失去」而造成的傷痛與恐懼，才令生者與死者同樣捨不得放手。韋家輝在新作《再生號》裡，就娓娓道出生與死、命運與主宰之間的弔詭之處。

將於本月十日上映的《再生號》，由劉青雲、林熙蕾與閻清主演，韋家輝一人擔任導演、監製與編劇三職。故事講述十年前的一場車禍，奪去了劉青雲飾演的法官湯有亮的生命，令十二歲的女兒湯樂兒變成失明，十年後，長大了的失明女孩（閻清飾）發覺媽媽程希文（林熙蕾飾）仍然非常想念丈夫，遂決定跟媽媽與弟弟一起創作小說，藉以療傷及寄情，讓爸爸在小說裡的世界「再生」，一家人得以再次「團聚」。

思念中再生

「如果抱着看一部鬼片的心態來看《再生號》，那就肯定會失望，因爲故事講述的反而是一個沒有鬼的世界，正因爲幾位主角相信世上沒有鬼，所以才要在小說裡創作一個死後有鬼的世界。」韋家輝解釋，戲裡的劉青雲一家屬於知識分子，相信人死後便什麼都沒有，但一旦有至親不幸離世，人總不希望一切都完結。「如果說死後還有什麼延續，那是一個浪漫的想法與一種希冀，於是我便將這概念放進電影裡，而湯樂兒與父親的重逢，就是在她寫小說的時候，《再生號》的宣傳焦點說『讓死去的靈魂在思念中再生』，就含有這樣的意思。」

生離死別是人類共同的夢魘，目睹周遭無數的傷心故事，觸發了韋家輝的電影靈感。「簡單來說，我把《再生號》現在的版本，變成了一個療傷的版本。」他續說：「我已經四十多歲，雖然自己很幸運沒有遇到很多傷心的事，但看到身邊失去至親的朋友，也會明白那種傷痛有多深，無奈這是每個人最終都要面對的事，古往今來，生離死別每天都在上演着。」

那麼，《再生號》說的是一種宿命還是一個對抗命運的故事？他說兩者都有。「在電影裡，我也會探討命運和宿命的問題，我覺得人生有某程度是性格決定命運，你可以主宰很多東西，唯獨走到生死大限面前，就無關性格強弱或者樂觀與否。不要期望看完這部戲會有答案，這是人類永遠都在思考的問題，撇開生與死，世界上所有問題都不是問題。」他說：「這部電影的『恐怖』之處在於它的眞實，任何人都有機會遇到『無常』來敲門。我沒有營造恐怖，相反地，我刻意令畫面看來更浪漫和童話化，以表達一個失明作者的小說世界。」

寫小說療傷

同樣是劉青雲的角色在故事開首已經死去，同樣描寫生者對死者的深切懷念，《再生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韋家輝另一部作品《我左眼見到鬼》；導演承認，從一些痕迹可以看到，《我左眼見到鬼》是《再生號》的一個簡單版本。「我很喜歡用『曲筆』而不是直接去寫東西，例如《我左眼見到鬼》寫Sammi（鄭秀文）盼不到丈夫歸來，只等到一隻百厭鬼也就是劉青雲，直至最後我才告訴觀衆，其實她的丈夫從來都在她身邊；《再生號》有個一脈相承的地方，就是女主角的喪親之痛是藉由她筆下小說中的父親來表達的，我喜歡讓觀衆從B故事了解A故事中人的感受，借A故事反映B故事的種種。」

《再生號》的故事由層層疊疊互相轉換的空間與層次交織而成，導演透露，整部電影合共出現過五個空間之多。「第一個空間是眞實的世界，時間是十年前的車禍。十年後，長大了的女兒決定寫小說爲母親療傷，於是出現了與現實完全相反的第二個空間，在那故事裡，父親活了下來但卻盲了，死的是她與母親和弟弟三人，不相信有鬼的父親在那小說的世界裡非常想念她們，於是便透過寫小說來跟子女見面，這是第三個空間，亦是一個有鬼的世界，說的是女兒死後偷偷用魔法令一家團聚。」

「到了電影中段，母親與弟弟在街上遇到意外死了，女孩驚聞噩耗，覺得突然失去一切，然後她記起她筆下的父親仍在另一個空間寫她的故事，於是她開始將自己的傷痛交由父親替她分擔，這是第四個空間；在那裡，身爲作者的父親以一個很傷感的結局寫完了他的小說，但依然感到傷痛與孤單。至於現實世界中的她，寫完小說後一樣無法宣泄情緒，她想尋死但又知道這樣不對，在深感痛苦之下，她就開始寫一個新版本的故事，也就是第五個空間。她把自己寫進小說裡，由作者變成一個去尋找父親的角色，一家四口亦終於能夠在那死後世界重聚。」他笑說，其實故事結構並不複雜，只要觀衆跟隨着女孩的情緒來看，就能夠明白每個層次。

生命之弔詭

他說，他曾經將這部電影剪輯成一個生與死完全相反的版本，發覺故事同樣說得通，說明生與死是相對的，兩個世界絕對可以倒轉來看。「生者與死者之間如何區分？如果生者會想念死者，死者又會否想念生者？有一本書叫《子不語》，我很喜歡裡面有句話，說『鬼』是死去的人，人則是未死的『鬼』。」他坦言自己不相信有鬼但信有主宰，認爲透過大自然生物鏈循環與文化傳承，生命就已經得以源源不息。「其實相信有主宰就一定信有宿命，如果有一個作者在編寫一切，那麼，在作者的立場來說，世界並沒有偶然，但一旦身處其中變成裡面的一個角色，那就的確有無常與命運存在；正如導演拍戲時是主宰，但假若我將自己拍進戲裡，我就不再是導演而是一個角色了，整件事的弔詭之處就在於此。」

早前，《再生號》被選爲「紐約亞洲電影節」的開幕電影，韋家輝說，那是一種肯定，亦表示這類有很強風格的電影，在世界上仍有一定支持。「我喜歡拍一些很個人化的作品，但一定要有觀衆及市場，才有條件繼續拍下去。我希望這部電影能重複《神探》的成績，《神探》雖然比較偏鋒，在香港卻有一定票房，所以我才希望再深入一點，說一個更複雜的故事。不過，只要觀衆找到竅門去看，《再生號》也是有一定的娛樂性及浪漫感人元素的。」

文、攝（部分）：小　O
場地：Club　SOSO

▲《再生號》以生死為題

▲劉青雲與林熙蕾在電影中飾演夫妻

顧媚 再辦畫展圓夢

熱點追擊

〇六年顧媚、顧嘉煇與顧嘉鏘在香港大會堂舉辦姊弟聯合畫展，引起哄動，成爲本港藝術界的盛事。業內對這項活動評價甚高，但未及一星期的展期總嫌短暫，向隅的同好當然希望復有機緣，尤其顧媚精工繪畫的名山巨川與蒼茫雲海的浩瀚景致，是素有口碑別樹一幟。

三年過去，顧媚在香江再辦畫展，今次的展覽活動更具規模，是由香港大學承辦。這個名爲《纖雲巧染》顧媚畫展，已定於本月八日（周三）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公開展覽，展期至九月十三日（周日）。

兩周前由加拿大返港的顧媚，已馬不停蹄開始爲這畫展做後期準備工夫，在她百忙的當兒聯絡得上這位筆者心儀的前輩，說及《纖雲巧染》的籌備歷程，早於年半前已落實。

港大的誠意與完備的配合是撮成美事的軸心，顧媚姐姐是有此形容：「今次（活動）應該是我最後一次的畫展，這五十七幅作品是在十多個月內專注完成，在畫展舉行期間，主辦團體爲我輯錄畫冊。」

出版畫冊是顧媚的另一心願，三年前她出版的自傳記事本《從破曉到黃昏》，她同樣有要求，繪畫的藝術角度非文墨足可描述，想像得到，這畫冊要花費更多心思。

關於今次畫展《纖雲巧染》的命名，原先港大是以秦觀的《鵲橋仙》詩句取其中的「纖雲弄巧」爲題目，但「弄巧」難免令人聯想到「反拙」這詞，顧媚建議修改爲「纖雲巧染」。如她的解釋，「染」用於畫工之上較爲貼切，港大也採納這意見。

就邀請出席七月七日（周二）下午六時在展場舉行的《纖雲巧染》開幕禮嘉賓名單，顧媚並沒加意見，一切尊重大會安排，她唯一想邀請的人選是蕭芳芳，但芳芳要陪愛女赴北京未刻出席。

當日主持開幕儀式的代表計有港大博物館學會主席霍關天穎、深圳市文聯主席董小明與港大前校長周肇平。

在七月十日（周五）下午時段，顧媚將在展館即席揮毫繪畫作品，是親睹名家展身手的良機。

我是誠意的預祝顧媚姐姐畫展成功，這項富有意義的畫展活動是值得欣賞，但也認眞的跟她說，我並不希望這次展覽是她的告別作品展。對於創作灌注熱情與仍存堅定意志的藝行者，他們的健筆是不能摒棄，箇中使命感也不容倦怠。

周　沂

▲顧媚的畫作《瑞雪豐年》可見其造詣之高

香港藝人 唔爭氣

影視縱橫

在香港回歸十二周年時來檢視兩岸三地娛樂影視圈的變化，實在有很大的感觸。

兩岸關係的改善爲雙方在這方面的合作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大家在語言上沒有障礙，文化方面也一脈相承，的確比香港優勝。因此在影視音樂戲劇等不同領域早已展開各種交流和往來，未來應該會更爲頻繁。

如果香港不找尋變通和出路，最終只是會被邊緣化。我特別要指出的是，本地演藝人員那一口結結巴巴的普通話，至今沒有太大的改善，實在使我感到羞愧，我多次提到，不管是因爲公民愛國意識或職業需要，藝人都應該要學習和提升他們的普通話水準，這是發展大中華市場的基本和必要條件，而不應該依賴事後的配音。

可惜的是大家都沒有去重視這件事，還有人自以爲那一口港式普通話更有吸引力。隨着兩岸的新人和偶像湧現，和香港新生代藝人的青黃不接，問題越加嚴重。

除了語言之外，兩岸藝人在歌、舞和演技方面的努力和成績，也逐漸拉開和香港藝人的距離。就以內地的「湖南衛視」和台灣的「中天電視台」爲例，他們的劇集和綜藝節目近年來都叫好叫座，成爲香港電視台的爭購目標；另外，他們的主持人如陶晶瑩、何炅、杜海濤等，不論在才藝和應變方面都讓人刮目相看（暫時我還沒有看到本地的主持人有這種才能和潛能），而「湖南衛視」的MTV可以說和音樂節目最鼎盛時的無線不相伯仲，我不知道本地藝人還有什麼可以自恃和加以競爭的優勢。

所以，當我看到陳志雲在立法會回應胡競英的投訴時，我實在感到不是味道。亞視的弱勢和本地電視生態不健全早已存在，積重難返，要改變這個局面並不容易；不過無線應該有更遠大的眼光，其競爭對手絕對不是亞視，所倚重的也不是那些已漸次缺乏競爭力的本地歌手，而應着眼於如何利用本身的優勢，在大中華市場上佔一席位。

崔　曉

偶像之死3大謎團

光·影·道

近來似乎越來越多寫紀念去世藝人的文字，似乎過身的明星最近特別多。很多作家都用「一個時代的結束」來形容藝人的辭世，其實每個流行時代都沒有明顯分野，總是悄悄地到來和不經意地離去。

《神探俏嬌娃》花拉科茜早米高積遜半天魂歸天國，關於她的報道被米高積遜完全淹沒了。相對來說，米高積遜的確是天王巨星（流行樂之王），但我亦不能忘記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大街小巷都見不少花拉科茜髮型的中外女孩，她的笑容亦會長留不少中年男士記憶之中。

米高積遜去世前的唱片銷量是七億三千萬張，是有史以來在世歌手的最高紀錄。他的天才與魅力不可置疑，與「披頭四」和「貓王」都是史上最強的流行樂偶像。可惜，幾乎所有天王級偶像都承受不了成功的「壓力」，都會非常寂寞和失控，走上不歸的自毀路。皮禮士利的濫藥死亡與李小龍暴斃和米高之死，都是「常見」的不幸。

這些超級偶像死後，通常都有人懷疑死因。第一個受質疑的人必然是，第一位在死前當日診症的醫生，然後會討論是否自殺事件，跟着的是質疑爲何延遲報警（這種事件一般都會延遲報警）？死亡的過程通常很懸疑，於是有人會提出陰謀論，偶像之死對誰最有利？誰是最終得益者？以上的問題在三十六年前都有人問過，當時的主角是李小龍。還有一個猜想更能表達「粉絲」對偶像的愛戴，就是他們會說偶像之死是一個假局，偶像將於適當時候再度出現。

偶像離世後，很多傳媒都會做足資料搜集，報道其特立獨行的事件及前無古人的成就。米高積遜的唱片銷情的確是前無古人（以歌手在世時計算），但有斷言後無來者，則有嘩衆之嫌，雖然以後歌和音樂都不會以唱片形式出售，可以說唱片（或CD形式）銷量以米高爲首。但以後透過互聯網賣歌曲和音樂，必然有機會超過米高的紀錄，嚴格來說不可斷言後無來者。

一代巨星的隕落，最後的「奏鳴曲」通常是爭產事件。究竟遺產誰屬，父母子女及所有親朋戚友都有可能跑出來表現人類貪婪的面目。有見及此，亦可能是超級偶像大多在世時已破產或欠一屁股債的原因，能不悲哀嗎？

田　力

米高積遜死後，「照例」留下一大堆疑團